

姥姥姥爷的三种境界

□侯振宇

退休后,真正加入了老年人的行列。虽然不用打卡刷脸,但还是一样早起早贪黑。接触最多的是老的,要么是小的,老的是六十至八九十岁的老汉老婆,小的是刚出生的或者是幼儿园的小朋友;老的可以交流,小的可以解忧。我发现一种现象,老的百分之七八十的都是姥姥姥爷,也有的是爷爷奶奶。最爱折腾的是姥姥,像只老母鸡咯咯叫,自己忙不说,把一家人指挥得团团转;最可怜的是姥爷,忍气吞声,忙得是丢东忘西,少不了拌嘴。

从女儿怀孕,住院生孩子,孩子幼儿园到小学,锅碗瓢盆敲起来,油盐酱醋买起来,彩色的衣服飘起来,小童车推起来,上学的小书包背起来,从早到晚忙起来,日子越过越精彩。王国维说诗人的三种境界,也可以说是姥爷姥姥的三种境界。

女儿怀孕了,我们告别了最熟悉的地方,告别了亲人,远离了朋友,背上背包,一手拉着行李箱,一手提着大包小

包,奔走在机场、高铁、高速路上。女儿怀孕了,最高兴的是妈妈,最紧张的是妈妈,最忙碌的也是妈妈。首先是女儿的饮食,特别是反应期,想方设法调剂膳食,增加营养。其次是穿衣,要穿纯棉的柔软的,还悄悄为小外孙购买衣物用品。第三是休息运动,监督女儿不能玩手机电脑,防止辐射,影响婴儿成长,搀扶女儿散步,陪伴女儿定期去医院检查。担惊受怕,忙不停,吃不好,睡不好,人瘦了,性格也变了。最紧张最担心的是预产期越来越近了,比自己当年生孩子还紧张,当孩子进了产房,姥姥就没有坐下过,攥着两只手在产房门前转圈,医生说“生了”,她来不及问男孩女孩,抢先问“母子都好吗”?

母子出院了,高高兴兴回家了。尽管有育儿嫂或者保姆,姥姥还是放不下心。“奶热了吗,烫不烫?纸尿裤换了吗?给孩子按摩了吗?”顾不上化妆了,穿衣吃饭也顾不上讲究了。陪伴外孙体检、打预防针、去游泳。一天没有空闲的

时候,午休也没有了,晚上保姆睡了,自己才睡。

上幼儿园了,早上送下午接,最怕幼儿园老师发微信说孩子裤子尿湿了,赶快送新裤子去。双休日节假日,不但不能休息,管了小的还要管大的,超市要赶早,伙食要丰富。还有各种班,绘画、钢琴、唱歌、游泳、跳舞、跆拳道,名目繁多,学费不低,不输在起跑线上,孩子失去了童真,姥姥姥爷无怨无悔,往日的衣衫成了袍子,消瘦的身体支撑不起,裤腿长得拉地,上衣宽敞如大衣。独生子女,养了子女养孙子。而且还要成为多面手,洗衣做饭拖地板,购物买菜倒垃圾,哪个超市价格低,大小事情皆具细,开车接送包到皮。

俗话说“有苗不愁长”,小外孙渐渐长大,而且有了思想,他把家庭关系分得很清楚,爷爷奶奶,姥姥姥爷。虽然与姥姥姥爷朝夕相处,感情很深,与爷爷奶奶见得少,但并不影响他们的沟通和感情,这就是血缘关系,这就是父系社会。他

高兴了,感动了会说:“我长大了要给姥爷买越野车,因为姥爷个子高,开上舒服,还要给姥爷买个大大的摩托车,开上威风,最后买一套别墅给姥爷……”他不高兴了会说:“我送给你买东西是骗你的。”生气发怒时直接说:“回你们的某某市去!”姥爷无语,你还没有长大,要上小学上初中,要人接送,等你能独立了,姥姥姥爷会与你们保持距离。

疼孩子的姥姥唠唠叨叨不休忙个不停,可怜的姥爷想起一句老话“外孙子是狗,吃饱了就走”。也许等他们长大了,就像倪萍回忆自己的姥姥一样,会流下几滴热泪。因为姥姥姥爷陪伴他们的时间超过了他们的爸爸妈妈。

爱自己的女儿,你就得出力,你就得尽心,因为爱就是付出奉献。但你一定要知道遵守分寸,否则,不仅仅是失去自己,也许会失去尊严。

假若你读懂我写的文字,那你一定长着丈人爸的脸,和我一样可怜!

■笔走龙蛇■



皮影张

□祁军平

皮影张,在家里排行老五,具体叫什么名字,大伙儿已记不得了,后生们叫他五叔,缘于他在皮影戏方面有绝活,周原的男女老少都叫他“皮影张”。

皮影张七十多岁了,瘦得皮包骨头,医生说他的脑子里长了个肿瘤,要尽快动手术,若不然就活不了两年了。可是手术费要二十多万,而且这还只是前期手术费,并不包括之后的恢复费用,高昂的手术费犹如一块巨石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。

满头白发的皮影张躺在床上常常唉声叹气,不住地流眼泪,大伙便问他:“五叔,您风光地活透了大半辈子,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?”只听皮影张说:“死我倒不怕,就是遗憾一辈子找不到沉下心来学皮影戏的徒弟,我不能把这门手艺带进棺材啊……”

皮影张自幼喜欢看皮影戏,他爹是闻名乡里的漆匠,喜爱唱秦腔,他从小耳濡目染,十二岁便学会了唱《周仁回府》等简单的戏曲。六七十年代没有电视,老百姓生活单调,看戏便是唯一的娱乐生活方式,皮影戏便在周原境内广为流传,只要说哪儿过庙会或哪个村子上有皮影戏,方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会蜂拥而至,将台下围得水泄不通。在那个年代,皮影戏深受父老乡亲们喜爱。

皮影张从小心灵手巧,曾师从周原有名的皮影戏艺人杜好力学过《周公征东》《抱琵琶》《白蛇传》等剧目,杜老见他踏实好学,便教他剧本内容,又教他戏腔,还教他唱腔道白。每年农闲或夏收过会,他便跟着皮影戏班走乡串户,到处演出。俗话说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,通过几年的勤学苦练,仰头、挥袖、抬腿,一个动作他都造作得娴熟灵动。师傅过世后,通过博采众长,他配合音乐和鼓点,将一个个人物演绎得有血有肉,更是将单薄的皮影演绎得出神入化。

如今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电子产品的兴起,皮影戏日渐败落了,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皮影张曾多次动员儿子将这门手艺传承下来,可是由于演皮影戏不赚钱,儿子宁愿去南方打工,也不愿待在家侍弄皮影。皮影张只好隔段时间便打开皮影箱子,将一个皮影拿出来擦上面的灰尘。一天夜里,老伴睡得正香,她从厢房传出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哭声惊醒了,她拉亮电灯一看五叔竟然不见了,她急忙披衣下床四处寻找,只见厢房里五叔翻弄着箱子里的一件件皮影老泪纵横,已哭成了泪人……

大夫说,五叔的病是心病,心病需要心药医,叮嘱家属一定要让他生活得心情舒畅。五叔便想着五叔活着的时间不多了,何不在医院演一场皮影戏,不能让五叔带着遗憾走。就这样,五叔让儿子从乡下捎来了道具。晚上听说医院要演皮影戏,年轻人很好奇,来看戏的人还真不少。傍晚时分,五叔的儿子在院子里搭起了简易的舞台,演的是《武松打虎》,儿子在一旁给父亲打下手配音乐,只见皮影张左手操作老虎,右手操控着武松,左右开弓,上下翻飞,嘴里模仿着风声和老虎的叫声,将老虎和武松演绎得栩栩如生,七十二岁的皮影张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……

过了两天,正当皮影张一家人为手术费发愁时,主治大夫领着一位中年男子来到了病房,大夫对愁眉苦脸的家人说:“手术费这位好心人已经替你们交了,医院会尽快安排手术。”

皮影张全家人一时懵了,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好心人,只见那人说:“张叔,您不记得我了吗?”皮影张一家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一时又想不起来他是谁。中年男人接着说:“张叔,我就是您二十年前晚上演完皮影戏,回家途中救的那个因为急性阑尾炎昏倒在路上的那个学生娃呀……”

皮影张拍了下额头,似乎想起了有这么回事,便忙说:“哦,这些年你过得好吗?”

“好,张叔,我是前些天在朋友圈水滴筹看到您孙女发的信息,才得知您患了病。我现在混得还行,和朋友们合伙在蔡家坡开发了个‘三国小镇’,您的情况我都听说了,‘三国小镇’目前正在建设期,等您手术做成功了,我想请您去我们景区演您的皮影戏,月薪四千,包吃包住……”

一股暖流涌上皮影张的心头,满是沟壑的老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……

再登熊耳山

□杨青梅

再登熊耳山,是二十多年后的一个下午,也是桃花、梨花开遍山野的人间四月天。

因为山下姑父的病逝,亲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。几天的忙碌,在姑父入土后的那个下午,阴雨多天的天气突然一下放晴。在堂姐的带领下,与年已六旬的叔叔和儿时的几个伙伴,结伴攀登姑姑屋后的熊耳山。

雨后初晴,万里碧空如洗,朵朵洁白的棉絮不时悠闲地从头顶飘过,刚出土的草儿嫩嫩的、净净的,那样惹人怜爱;路旁的柳枝随风轻轻摆动,浅粉的、深粉的桃花在阳光中尽情绽放笑颜。斜坡上那一丛丛黄绿色嫩叶簇拥着的梨花洁白素净,引来蜂蝶翩翩起舞,多么醉人的一幅山野春景图啊。已多少年了,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在家乡的的土地上,甜畅淋漓地呼吸这暗香浮动的静美空气了。

距离上一次登熊耳山,恍然间已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。那时,我们还是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的十六七岁。此时,山依然如故,我们却已走到了人生的中途,曾经关爱我们的父辈,已慢慢离开……

上次登山是七月份的一个下午,我们四个小伙伴,沿村后的石头小路,经过玉米田,爬过一座较陡的小山,穿过一个村庄,再攀过已记不起几个小山梁后,终于来到巍峨的熊耳山脚下。

从山底向上望,熊耳山直耸云天,让人不由望而生畏。我们选择一条距离近却很难的路,那条路显然很少有人走,两边山石险峻,疯长的野草差不多掩住了路的轮廓。我们找了根树枝,拨开那些覆盖着的枝蔓,避开横隔路间的石块。走到半山时,前面已没有了路的轮廓,我们只能向山的方向凭感觉走。

经过一段艰难跋涉后,我们终于爬上山顶。此时已到日落时分,壮丽的熊耳晚霞,如火般染红了西边的天空,也映红了四周山野。我们站在那高耸入云的山巅,观看商洛八景之一——熊耳晚霞,那无比绚丽的瞬间真是霞光层层,景象万千。那朵朵火红的云朵,如一头大象、一只山羊、一头耕牛等等变换着不同模样,一会儿胖、一会儿瘦,一会儿拉长、一会儿缩短,像去观看什么演出似的,缓缓地迈着步伐,悠闲地从天边走过。

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登山,已没有了当年的勇气,这次我们走的是一条远但却平缓些的路。虽然雨后初晴,但路面多为沙石并不泥泞。谈笑间,我们把一段段山路不断甩在身后。

不多时,我们登上山顶,居高临下,临风而立,极目四望,远处群山连绵起伏;山下的村庄,掩映在花绿海丛中,缕缕炊烟袅袅升起。透过群山,极目之所及,努力寻找我们童年时的村庄。叔叔指着东边方向,说应该在那边。但村子在沟里,被山挡住了,在这儿是看不见的……山下打电话了,说晚饭要开始了,大家都在等着,让我们赶快下山。

山风呼呼,是欢送还是挽留?下一次登山,不知还能否有今天的队伍浩然同行?下一次登山,不知是在何时?

■履痕处处■



信仰 王雄文 摄

小宝藏

□杜航

这座北方的城写满了故事
每夜在长夜苦撑时
温柔地溢满了我的左心房

黄昏路过熟悉的小巷
推开小馆的门惊扰了一帘酒香
常坐的桌对着街边的窗
我在想着等过了这个季节

等心声激荡成回响
我一定要去到你远方

在某个转角演一场久别重逢
再与你细说那来日方长
谁让你与明月清风一样
都是令人着迷的小宝藏

我孩子高考成绩结束刚被我们接回来,我就接到师母的电话,第一句就问孩子考得怎样。

我说我们都没好好问孩子,因为今年题目特别难,据说很多孩子都考哭了。我家这个表面上举重若轻,一副解脱的样子,甚至还有刻意摆出来的轻松,但我们都知道她心里其实很在意的,高考结束后,大部分父母和孩子都这样,彼此心照不宣,就好像没有这么一次重要的考试。

只有师母能这样简单地地问情况,因为她是我老师的妻子。老师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,教过的学生少说也几千人,把几代人送进了大学,她跟着老师一辈子,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,她经历了希望与失望、忐忑与焦虑、欣喜与失落……正所谓风轻云淡、波澜不惊。

也只有师母能这样丝毫不怀疑,因为她是七十岁的老人了,说话做事,都用不着拐弯儿,人生到这个时候返璞归真,没必要也没精神绕弯子。她觉得我家孩子理所当然应该能学好考得好,所以她就能直截了当地问。我顿时心生愧疚,如果孩子考得太失败,那也得承担主要责任,师母的电话给我传导了一份压力,但她不会管那么多,因为她是师母啊。

当然也只有师母喜欢这样直接,她把自己当成我们的亲人,如同孩子的另一个奶奶,作为祖母辈,对自己的孙儿总是充满了偏爱,不管好赖她都会给一声喝彩,给一堆夸奖。

师母的电话

□丁小村

按照老师的讲述,他老家四川射洪属于富庶的天府之国,他读的是兰州大学数学系,算是一座名牌大学。但大学毕业,他稀里糊涂被装进一辆卡车,晃荡几十个小时候被放下车,才发现人已经在陕南大巴山的一个小小的褶皱里了,就像一只小小的晕车的蚂蚁,顿时忘记了世界有多大。

这身身经历从他嘴里偶然讲出来,已经没有什么惊奇了。经过了几十年,他一直居住工作在小镇和小县城,教了几代学生,娶了妻子了,把异乡变成了家乡,也把自己从流放者变成了守护者。

前些年,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去看望老师,他们的独生子也已成家,他们不愿意打扰孩子的生活,老两口住在老房子里,互相照顾着,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。退休以后,老师回四川射洪参加同学会,那时的同学少年,都成了六七十的老人,故乡也成了异乡。在灯下,老师拿出回老家参加同学会拍的照片给我看,讲述着那个遥远的已经成了异乡的故乡,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感慨。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命运,他们的人生被时代风雨裹挟着,根本没有机会去抗争也没有时间去埋怨,等他们被冲到岸边、稍微有几分轻松的时候,却已经垂垂老矣,只剩下一点微小的享受,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。

师母给老师烧好火盆,把小屋子弄得暖暖和和,然后拿来瓜子水果,一边给我们削苹果剥桔子,一边安安静静听我们师生俩说闲话。偶尔她会插嘴,问问我某个同学的情况,我很吃惊,她记得每一个同学的名字,甚至单位,甚至他们孩子的情况。

这让我十分感动,为一个女人,为一个教师的妻子!

我知道师母年轻时在乡镇医院工作,后来身体不好,办理了内退手续,中年以后基本在家相夫教子,当了专职太太。她的职业就是老师的一个助手,她的事业就是老师的事。所以老师教过的大部分学生,她都记得。

她记得我们上的大学,记得我们的工作,记得我们结婚的年份,记得我们孩子出生的时间,记得我们孩子上学的年份,还记得我们孩子们都上了什么大学……

按照现在时尚的家庭观念和女权意识,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一个女人甘当了己丈夫的附属品,还把丈夫最平凡的工作当成了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她没有什么特

别的爱好,老师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人,作为一个数学老师和班主任,他甚至显得刻板,跟我们学生说话也讲究师道尊严,从来没开过玩笑。

最重要的是,老师一生寂寂无名,没当过什么先进和劳模,没当过什么名师和明星,也没当过任何职务的“领导”,他也没写过专著,没讲过电视讲座……在中国,这样的老师有几百万。作为老师的妻子,她不能以他为骄傲,只能陪着他过着这平凡的人生、这素朴的生活和波澜不惊的岁月。

我读高中的时候,老师一家三口住在两个小半间平房,里间是卧室,外间既做厨房客厅也是办公室。老师是班主任,免不了要叫学生来谈话。每次老师叫我们去谈话的时候,师母都提个小板凳,悄悄到屋外安安静静地坐着。

有时候我们一些学生被训得一脸通红,走出门也不好意思跟师母打招呼,她假装没听到,一脸微笑地招呼你喝茶什么的。我常常想,当一个老师的妻子,可能不知不觉变成了慈悲,学生在严父般的老师那儿被训的时候,往往在师母的笑脸中被安抚了。这笑脸让我永远记得。